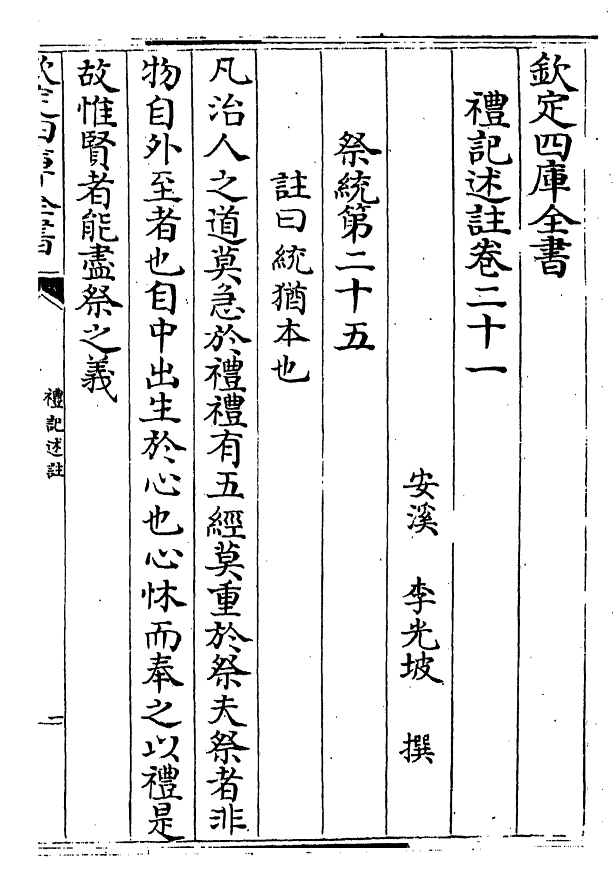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述註卷二十一

安溪　李光坡　撰

祭統第二十五

註曰統猶本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集說曰五經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物事也心怵即前篇怵惕之心謂心有感動也奉之以禮之禮儀物器數也言祭非事之自外而至乃自中而出發生於心者也故必心有所動於中至愛至慤而後奉之以儀文器數於外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發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故曰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

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

應氏曰不求其爲無求福之心也所謂祭祀不祈也

熊氏曰此明賢者盡祭之義也其本一者事君事

親雖殊而心之內盡於已者一致也忠孝既盡則倫理無虧是以上順鬼神外順君長內以孝親所謂備也　坡謂致其誠信二句內盡於已也奉之以物四句外順於道也不求其爲故曰非世所謂福也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應氏曰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　熊氏曰孝者言畜聚其心而愛親於內畜養其親而事之

於外也父子之道天性也中心藏之而不忘是順其所性之道父子之倫天敍也服勞就養而無方是不逆其倫序之常二者皆謂之畜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集說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養以順爲主順者深愛愉色婉容也喪以哀爲主祭以敬爲

主時者不疏不數也此節正申順於道不逆於倫之義 坡謂自祭者至此二節申致其誠信與其忠敬之意

既内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内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

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内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註曰具謂所供衆物水草之葅芹茆之屬陸產之醢蚳蝝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温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菱芡榛栗之屬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

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疏曰天子太陽故南郊諸侯少陽故東郊然藉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　集説曰祭服皆上元下纁天子言緇服諸侯言冕服緇服亦冕服也緇以色言冕服則顯其為祭服耳非莫耕非莫蠶言非無可耕之人非無可蠶之人也　坡謂既内自盡至此二節申奉之以物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集說曰於物無防物物猶事也不苟慮不苟動皆所謂防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註曰宿讀爲肅猶戒也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紖所以牽牲芻藁也殺牲用以藉之天子諸侯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曰宗婦執盎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盎齊以從夫人也夫人薦涗水者涗即盎齊以濁用清酒以涗泲之涗水是明水宗婦執盎齊從夫人而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涗齊而薦之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知

盎齊有明水者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是也君執鸞刀羞嚌者嚌肝肺也嚌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而出薦之主前二是饋熟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横切之不使絶亦奠於俎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一云羞進也夫人薦豆者君羞嚌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也　坡謂及時將祭至此二節申道之以禮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

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
也與竟内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
内樂之之義也

集說曰東上近主位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
位　陳氏曰人君之於廟享藉則親耕牲則親殺酒
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爲過矣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
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

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疏曰皇氏云武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其樂今亡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假於外者祼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也　熊氏曰君子於未祭之先則親

耕親齊而誠敬中存所以明志之重也及祭則將之以禮奉此三重而薦諸皇尸有本有文聖人之道何以加此　坡謂自及入舞至此二節申安之以樂疑此下脫後章凡祭有四時至何以爲民父母矣四節蓋申參之以時似當在此之後而簡錯也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疏曰若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熟時尸乃食之是尸餕鬼神之餘若大夫士陰厭亦是先薦鬼神而後尸乃食亦尸餕鬼神餘　劉氏曰祭畢而餕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乎餕之禮者慎終如始也故引古人曰善終者如其始之善今餕餘之禮其是此意矣所以古之君子有言尸之飲食亦是餕鬼神之餘也此即施惠之法也夫施惠者人君之政今餕禮之中寓施惠之術豈不可以觀政乎

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别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内之象也

集說曰謖起也四人者君與三卿也侯國五大夫此云六兼有采地助祭也士上士也百官謂有事於祭者進當爲餕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者

留二簋爲陽厭之祭故以四簋餕也簋以盛黍稷舉黍則稷可知矣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所以別貴賤象施惠也施惠之禮脩舉於廟中則施惠之政必徧及於境内此可以觀政之謂也　坡謂廟中者竟内之象即朱子云如掃室然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不曾盡心凡事皆然宜三復之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

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註曰鬼神有祭不獨享之使人餕之恩澤之大者也 熊氏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内也 坡曰積重重積之而不施也 坡謂自夫祭有餕至下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五節統在此之謂上下之際節下此上三節推說餕禮之詳以盡上文惠下之意

此下二節申說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即可以立教忠教孝之本以盡百順之義以總結篇首治人莫急之意

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内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註曰爲物猶爲禮也興物謂薦百品　熊氏曰然祭

不唯可以觀政而亦可以立教其爲事甚大矣蓋祭

而興物無不備者非徒文具實本於身心之誠敬而

順以備之者也是祭中實寓教之意祭非教之本乎

以教言之尊君孝親教之大綱也然必上有明君而

後諸臣服從乎君上崇祀宗社而後竟內之子孫順

孝乎親是必盡道端義於上而忠孝之教始生也

坡謂盡其道指上奉之以物四事也端其義指十倫

也故鄭註曰倫猶義也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熊氏曰此又以事君之事明教生之意必由其本者必由於盡道端義以本之　坡謂此君子即上之明君也上有天子下有竟内故以事上使下言之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

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註曰倫猶義也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集說曰筵席也几所凴以為安者人生則形體異故

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故祝

辭云以某妃配也依神使神馮依乎此也詔告也祝祝也謂祝以事告尸於室中也出於祊者謂明日繹祭出在廟門外之旁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故曰此交神明之道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疏曰在廟中則全於君不云全父者下既云臣子則

知此爲君父也自廟中行禮尸皆答拜然父無答子之禮君有答臣之法故據君言之耳　集說曰尸本是臣爲尸而象神則尊之如君父矣然在廟外未入則猶疑是臣也及既入廟則全其象君父之尊矣君祭固主於尊君父而盡臣子之道然未入廟則猶疑是君也及既入廟則全爲臣子而事尸無嫌矣若君出門迎尸則疑以君而迎臣故不出者所以别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註曰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戸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　疏曰主人欲孝敬已父不計已尊而北面事子行則凡爲子者豈得不尊事其父乎是見子事父之道也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

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疏曰自獻卿以下至羣有司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皆以齒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酳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二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酳尸酳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

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幷前尸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獻爲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疏曰祭大廟則衆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

子皆至則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

主及所出之子孫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

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

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

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註曰一獻一酳尸也舍當爲釋聲之誤也非時而祭

曰奠　疏曰酳尸之前皆承奉鬼神未暇策命此一

獻則上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
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釋奠告以受君之命也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
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
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别也
疏曰校謂豆之中央直者鐙謂豆下跗夫人薦豆之
時此執醴之人以豆授夫人則執鐙夫人受之乃執
校也柄者爵爲雀形以尾爲柄也夫婦相授受謂交

相致爵之時襲因也其執之物不相因故處

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註曰凡前貴於後謂脊脅臂臑之屬　疏曰殷質貴

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前貴於後據周言之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註曰昭穆猶特牲少牢之禮衆兄弟也羣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　疏曰爵酒爵也此旅酬時賜助祭者酒衆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爲一色在穆列者自爲一色各自相旅尊者在前

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

昭齒穆與穆齒也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

則竟内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註曰明足以見之見此卑者也仁足以與之與此卑者也煇周禮作鞾謂鞾皞皮革之官也翟謂教羽舞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　疏曰周禮墨者使守門故知謂夏殷時際接也至尊與賤者其道接也　坡謂十者之序首設几筵然後迎尸故第二第三次之尸入則獻而獻卿大夫士賓兄弟命爵出禄皆九獻中禮故第四第五第六次之既獻而後夫

婦致爵故第七次之凡受獻則薦俎設於其位故第八次之祭畢旅酬故第九次之自上及下皆有薦胥肉羞故廣言至賤以見惠之均爲第十此下宜接以夫祭有餕至故曰祭者敎之本也已五節疑錯簡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註曰謂夏殷時禮也　坡謂自此至何以爲民父母矣四節當在夫祭有三重節下

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

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註曰夏者尊卑著而秋萬物成　疏曰隂功成就故為隂盛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隂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註曰言爵命屬陽國地屬隂發公室出賞物也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芟艾給爨亨時則始行小

刑也　疏曰出田邑之時亦有物也故覲禮秋時賜侯氏車馬及篋服　方氏曰墨五刑之輕者左氏言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此言嘗之日發公室者蓋賞雖以春夏爲主而亦未始不用刑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罪是也刑雖以秋冬爲主亦未始不行賞此所言是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

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内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註曰濟成也竟内之子孫萬人爲子孫　疏曰志厚念親志意深厚也疑於其義謂志意既輕疑惑於祭

祀之義不能盡心致敬也　集說曰中庸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濟志成其所欲爲也發德顯其所當爲也　方氏曰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先儒謂王有故代之行其祭事正謂是矣　熊氏曰諸德仁孝之德也不失其義謂順時以舉祭也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

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註曰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自名謂稱揚其先
祖之德著已名於下　方氏曰稱則稱之以言揚則
揚其所爲明則使之顯而不晦著則使之見而不隱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
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
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註曰烈業也王功曰勲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

其美傳著於鍾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順也

自著名以稱揚先祖之德孝順之行也教也所以教

後世　疏曰論謂論說譔則譔錄祀其先祖者預君

祫祭也禮功臣既得銘鼎則得預君大祫也比次也

熊氏曰在心爲德在事爲善自樹爲功烈事上爲

勲勞慶賞出於上聲名出於人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

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

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疏曰上謂光揚先祖下謂成己順行所稱謂先祖也所爲謂己身也　坡謂見之者見先祖之善也與之者與先祖以傳名也利之者稱美而不誣則不害先祖之實行矣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

集說曰孔悝衛大夫周六月夏四月也公衛莊公蒯聵也假至也至廟禘祭也因祭而賜之銘蓋德悝之立已故褒顯其先世也異姓大夫而年幼故稱叔舅莊叔悝七世祖孔達也成公為晉所伐而奔楚故云隨難于漢陽漢楚之川也後雖反國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於京師置諸深室故云即宮于宗周也

射厭也

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疏曰案左傳無孔達之事獻公反國亦非成叔之功

集說曰獻公成公之曾孫名衎啟開右助也魯襄

十四年衛孫文子甯惠子逐衛侯衛侯奔齊言莊叔

餘功流於後世能右助獻公使之亦得反國也成叔

莊叔之孫烝錮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繼

爾祖舊所服行之事也

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

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

應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爲嗜欲文叔孔圉慕尚而能興起之也作率奮起而倡率之也慶卿也古卿慶同音字亦同用故慶雲亦言卿雲

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集說曰對揚至彝鼎十三字止作一句讀言對答揚舉用吾君殷勤之大命施勤於烝祭之彝尊及鼎也

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

註曰如莊公命孔悝之爲也莊公孔悝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

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坡謂無美而稱之知不足以利之也有善不知明不

足以見之也知而不傳仁不足以與之也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註曰言此者王室所銘若周公之功朱干赤盾戚斧

也此大武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

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褒大也

疏曰此因上說鼎銘明先祖之善故此明周公之勳

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揚之事註云互文者以

大夏言舞數則大武亦當有之大武言舞器則大夏

亦有故云互

經解第二十六

疏曰鄭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

失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註曰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

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熊氏曰温柔不剛躁也敦厚不浮薄也疏通通豁達也

知遠明久遠之事也廣博量宏也易良情和也失愚
淳厚者未必深察情偽也失誣通達者未必篤確誠
實也失奢寛厚者未必嚴立繩簡也失賊索隱害道
也失煩循規蹈矩則泛濫於儀文而亡其體也　坡
謂絜静不專著一事精微不遺一理也朱子言易如
鏡相似是也失煩如居敬而不行簡者屬合也合其
辭而不異則無别意一有異則意須别比次也次其
事而相類則無他義一不類則義有他故程子曰不

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此屬辭比事之真解而治春秋之要道也亂若其辭其事非必有異而此錯綜其義例則亂也見學春秋者多坐此曰此言人也非言經也曰經如是人學之則立言制行亦如是何以異哉

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

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疏曰此一經言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使民雖敦厚不至於愚則是在上深達於詩之理能以詩教民也以下諸經放此　坡謂夫子之言止此蓋記者欲言禮之可以正國而先引夫子教論六經之教以冠篇首如考工記開章統言六職以起百工之事文法正與此同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竝明

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註曰道猶言也環佩佩環佩玉也所以爲行節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韓詩内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

氏曰天子德配天地明並日月所以然者以養之有素耳故在朝廷則講議仁聖禮義之次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心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入故行步有環佩以節之升車有鸞和以和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入故居處有禮進退有度夫自朝廷以至進退則無餘地自仁聖以至禮度則無餘功所養之密如此由是用人行政無不善而百官宜萬事序矣

坡謂此節言王者以禮自治自此以至終篇皆記

者之言也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疏曰若擊壤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有何力是不求其所欲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是信若四時故云謂之信也天地害者水旱疫癘之等及天地之內有惡事害人皆是　坡謂此節言以禮治世古者天子而

下則有二伯方牧霸王之器猶言天子諸侯治世之法耳乃以爲王霸竝言非夫子之言宋元末儒不求意義而輕摘妄罵何處來也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疏曰此賛明禮事之重治國之急　坡謂上言禮爲

人君所操持以治世之器故遂以器喻之以見其即國之繩墨規矩君子所當審定而布之也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吳氏曰上爲下之所敬讓而居上者不危不危則安矣民知君之當敬讓而爲民者不亂不亂則治矣

熊氏曰隆禮崇以心也由禮行以身也敬則謹恪以收斂於內讓則退遜以應接於外　坡謂隆禮由禮如木從繩而正者故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由禮或徑情或狡獪不可以常法律者謂之無方之民即姦詐也蓋禮者敬讓之道非可以僞爲者隆之由之故以奉宗廟以下其效無往不善而君子所以正國使無姦詐者此也引夫子之言以證霸王有其器則成之意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註曰壻曰昏婦曰姻　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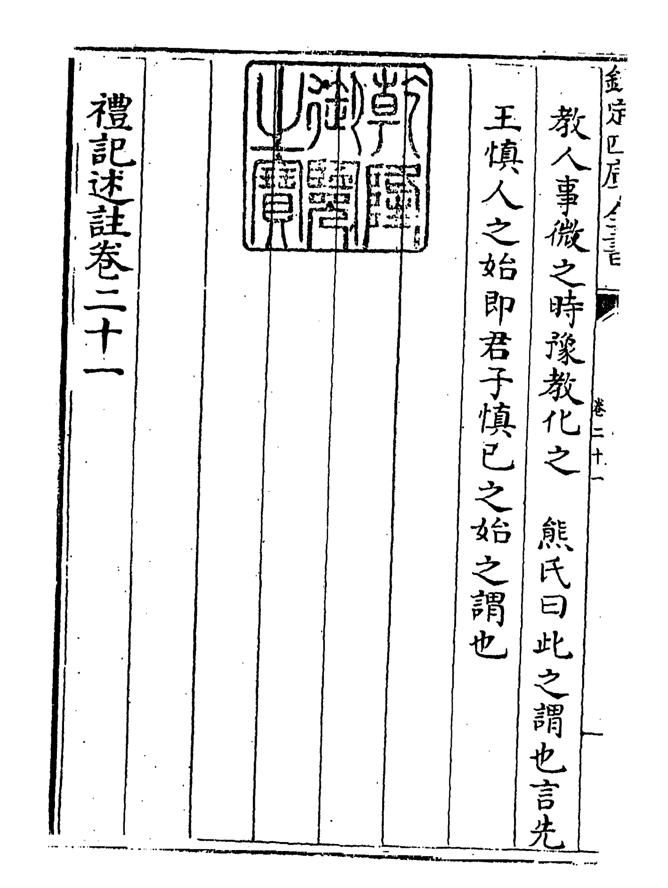
故以朝覲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和故以聘問

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之施於長幼昏姻之施於男女其義亦若是而已　坡謂自此至末承上以奉宗廟以入朝廷以處室家以處鄉里反覆推本見當隆之由之此節禁亂猶通上下言之下節教化則專責君子之當慎禮以爲正國之要也舊之義深矣子孫不念祖宗繼體不念開創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此周公之所大患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註曰苦謂不至不答之屬　疏曰教化也微言禮之

教人事微之時豫教化之　熊氏曰此之謂也言先王慎人之始即君子慎己之始之謂也



禮記述註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述註卷二十二 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黄臣鵠

禮記述註卷二十二

安溪　李光坡　撰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

集說曰哀公魯君名蔣大禮謂禮之大者何其尊言稱揚之甚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註曰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言君子以此故尊禮

馬氏曰節者事天地之神各以其位各以其時皆有禮以節之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疏曰君子既知所生由禮故尊而學之學之既能廻持此能以教百姓也　熊氏曰天地君臣男女令行禮各有時則會不廢行禮各有儀則節不廢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註曰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以治文飾以為尊卑之差　集說曰雕鏤祭器之飾文章黻黻祭服之飾也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

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註云言語也筭數也即就也醜類也幾附纏之也言君子既尊禮民以為順乃後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以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

疏曰筭數也喪筭喪紀節數也就安其居謂隨其風俗山川溪谷之異而安之不使山者居川渚者居

中原是也節正也節醜衣服正其民衣服使得其類也衣服異宜器械異制是也卑其宮室不峻宇雕牆也幾沂鄂也謂不雕鏤使有沂鄂也與民同利者非惟教民如此而君亦不奢飾與百姓同其利潤也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集說曰賓貨財也淫德放蕩之行也固如固獲之固
言取之力也盡謂竭其所有也午與迕同午其衆違
逆衆心也求得當欲言不過求以稱其私欲而已不
以其所不問其理之所在也由前由古之道由後由
今之道也　坡謂自貨實無厭以下皆死亡之道也
反而觀之則民之由生斷可識矣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
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

而對人道政為大

集說曰愀然愀動之貌作色變色也百姓之德猶言百姓之幸也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别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集說曰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庶物衆事也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註曰無似猶言不肖

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方氏曰夫婦有內外之位故曰別父子有慈孝之恩

故曰親君臣有上下之分故曰嚴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先後之序如此三者之正一以夫婦為之本故後言大昏為大也政在養人故古之為政愛人為大然而愛之無節則墨氏之兼愛矣安能無亂乎故曰所以治愛人禮為大禮止於敬而已故曰所以治禮敬為大禮以敬為主而大昏又為至焉故曰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既為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必冕而親迎也已親其

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本敬也必如是而後謂之親之可見與舉是敬則為親愛舍此敬則為遺棄親愛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疏故不親弗敬則無以相别而其情褻故不正愛敬之道其始本於閨門之内及擴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

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疏曰昏禮迎婦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迎上公臨之　集說曰寡人固自言其固陋也不固焉得聞此言者言若不固陋則不以此為問安得聞此言乎請少進者幸孔子更畧有以進教

我也　石梁王氏曰併言天地非止諸侯之禮也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註曰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政教有夫婦之禮焉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　熊氏曰祖宗者魂氣歸天形魄歸地是天地間之神明也大昏既成

有夫婦以主宗廟之祭足以配享祖考之神明而消怨恫有夫婦以明男教女順足以振諸臣之肅敬而杜陵夷由是三綱既正而庶物從之事之廢墜可恥者足以振之而華故鼎新國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之而威內捍外凡此皆為政之事而始於昏禮然則昏禮其政之根本與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集説曰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吾子以及百姓之子敬吾妻以及百姓之妻愾猶至也大王愛民之君也嘗言不以養人者害人故曰大王之道也　熊氏曰無不敬言妻子皆敬也三者百姓之象言身妻子百

姓皆有是吾之妻子與身乃民間妻子與身之象也

坡謂公子荆之母嬖哀公不用釁夏之言卒立為夫人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此事在二十四年孔子已殁矣或是子先覺其微而警之或時已嬖而子譏之皆不可考然可見其切中而哀公失國之所由聖人之因病發藥信而有徵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

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集說曰在上者言雖過民猶以為辭辭者言之成文者也動雖過民猶以為則則者動之成法者也此所以君子之言動不敢有過俱無過則民不待命令之及而自知敬其上矣民皆敬上則君之身不為人所辱方謂之能敬身成其親者不使親名為人所毀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

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疏曰不能愛人人則害之故不能保有其身避其禍害流移失業是不能安土身既失業不知已過所招乃更怨天是不能樂天也不能樂天不自知其罪將謂天之濫罰罪惡之事無所不為是不能成其身

坡謂此申上身以及身三句蓋能敬身則能愛人之

身能愛人之身則愈可以成身以見成己成物非二道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應氏曰物者實然之理也性分之内萬物皆備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即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内而不過焉猶大學之止於仁止於孝也違則過之止則不過矣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加毫末於此哉亦盡其當然而止耳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註曰不閉其久通其政教不可以倦　集說曰日月相從不已繼明照於四方也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也無為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已成而明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　熊氏曰貴謂不過也實理在我莫非天所賦予故曰天道哀公聞不過乎物

之言乃知物為天道矣故又問君子何為而貴之夫子對以貴其至誠不息如日月以下皆推言不已之意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

註曰志讀為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

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

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疏曰言仁人事親以敬如以事天相似敬親與敬天同也事天以孝愛如人事親孝愛相似愛天與愛親同也稱仁人則孝子也據其愛則稱仁人據其事親則稱孝子内則孝敬於父母外則孝敬於天地其間無所不行孝敬故云孝子成身也　坡謂此聖人遺言也觀其下手工夫言行不過而已不過者不過乎

物也何以能不過純其仁孝之心而已此西銘之宗祖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疏曰鄭云善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言及於禮退朝而處曰燕居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

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集說曰縱言汎言諸事也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不中節也敬以心言恭以容言禮雖以敬恭為主然違於節文則有三者之弊給者足恭便佞之貌逆者悖戾爭鬭之事夫子嘗言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給則勞逆則亂矣夫子於三者之弊獨言給之為害何也蓋野與逆二者猶是直情徑行而然使中於禮則無此患矣惟足恭便給之人是曲意徇物致

飾於外務以悦人貌雖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徳則亡矣故謂之奪慈仁謂巧言令色鮮矣仁而恥乎足恭正此意也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産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註曰言子産慈仁多不矜莊又與子張相反禮乎禮惟有禮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註曰領猶治也好善也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之善者也郊有后稷社有句龍　疏曰領惡全好治去惡事而留全善事也仁謂仁恩相存念也郊

社五者皆是存留死生事之善者善事既全則惡事除去也　坡謂註疏訓說正當脈絡分明真解經之體也如陳氏所引欲深反淺欲切反泛朱子嘗言方觀大學即說向中庸上彼此迷暗互相連累又言胡氏踢著脚趾即是仁蓋當時已患此矣卷内如此多有不敢悉信因附說於此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集說曰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如事親明乎嘗禘之禮則事親如事天仁人孝子明於此故能推民胞物與之心而天下國家有不難治者矣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集說曰三族父子孫也上文言郊社以下五者此又言居處以下五事皆所以明禮之無乎不在也　熊

氏曰戎事閑是預熟其攻伐擊剌之節軍旅有禮者進退有度左右有局

是故宫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註曰凡言得者得法於禮也量豆區斗斛也味酸苦之屬也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　疏曰度謂高下大小象謂法象言量鼎各得其制依禮

之法象易云以制器者尚其象時謂春酸夏苦之屬
節謂樂曲之節辨說得其黨言分辨論說詩書禮樂
之等各得其黨類不爭事之義理加於身二句合結
用禮之功也衆謂萬事也　方氏曰陽而不散陰而
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所謂樂得其節也車得其
式者六等之數作車之式也五路之用乘車之式也
鬼神得其享者若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可
得而禮是矣喪紀得其哀者或發於容體或發於聲

音或發於言語飲食或發於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官得其體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若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於官府之類　玻謂自郊社之義至此皆用禮而好是所當全者宫室得其度以下語若無序似記者之末工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

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宫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註曰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為衆倡始無以合和衆　熊氏曰倀倀無

定向貌策講武教戰之謀制全師克敵之法　坡謂
此失禮而惡是所當領者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畒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

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註曰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縣興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下謂堂下也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　疏曰縣興者謂鐘磬與而動作也樂闋者主賓升堂主人獻賓賓卒爵而樂闋一也賓酢主君而縣興主君飲畢而樂闋二也升

歌清廟三也下管象武四也但此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之一句行中規至徹以振羽者是四禮之外加有此五事總為九也行中規者謂曲行五也還中矩者謂方行六也和鸞中釆齊者謂出門迎賓之時七也客出之時歌雍詩以送之八也振羽即振鷺詩禮畢徹器之時歌之九也金性内明象人情主人獻賓而金作是示賓以恩情賓酢主人而金作是示主人以敬情示德者清廟頌文王之德事王業之大

事也　熊氏曰知仁者知主君親厚相愛之心也示德示賓主修德相讓也示事示賓主修明政刑而有師事也　坡謂九節王氏盧氏各自為分又皆與鄭別妄意析衷則入門一也升堂二也升堂樂闋三也升歌下管四也陳其薦俎三句五也行中規二者六也和鸞中采齊七也客出以雍八也徹以振羽九也各以一節之條貫分之若樂闋乃賓主相獻之一節行旋乃舉步之一節而皆分為二又不計陳其薦俎

三者不能無疑故敢合三家而竊正之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註曰繆誤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　疏曰前經大饗有禮樂之事故此經申明禮樂之義詩能通達情意得則行禮審正若不能詩則情意隔絶於禮錯繆樂有音聲綴兆干戚文飾於禮若不能習樂則於禮

樸素内心厚於其德則外充實若内心淺薄於德則於外禮空虚言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别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為善也　集說曰樂記言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此言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盖禮得其理則有序而不亂樂得其節則雖和而不流君子無理不動防其亂也無節不作防其流也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

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疏曰言夔禮樂兼有但樂優於禮非是不能行禮但不特通達非謂全不知於禮為困窮也故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知禮也古之人與言與今人别也古之人也更重美夔　馬氏曰簠簋俎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為也　坡謂疏引尚書至確恐此記有所未盡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集說曰前吾語女謂昔者已嘗告汝矣舉而錯之謂舉禮樂之道而施之政事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

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䟽曰力謂勉力也二者禮樂之事　集說曰萬物服體謂萬事皆從其理　坡謂言者言禮也行者行禮也此記亦似未盡盖不言何言何行而僅云言行則恐亦有言行也中庸言庸言庸行比此便别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奥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註曰衆之所治衆之所以治也衆之所亂衆之所以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奧阼賓主之處也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

集說曰室之有奧所以為尊者所處堂之有阼所以為主人之位也席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詳見曲禮車之尊位在左父之齒隨行貴賤長幼各有所立之位此皆古聖人制禮之義也　熊氏曰承上文而言吾身之禮樂固足以致太平而禮樂之文

亦不可無故以禮文興廢為治亂所從言之　坡謂

自目巧以下言衆之所治也

室而無奥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

坡謂此節言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

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内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

然若發矇矣

集說曰貴賤以爵言長幼以齒言遠近以親疏言男女以同異言外内以位序言也　方氏曰發矇者若目不明為人所發而有所見也　坡謂此塗即指奥阼之等蓋禮無過於此者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疏曰善其無倦而不衰退燕避人曰閒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

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集説曰詩大雅泂酌之篇凱樂也弟易也横者廣被之意言三無五至之道廣被於天下也四方將有禍之釁而必能先知者以其切於憂民是以能審治亂之幾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

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註曰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胷心也　熊氏曰愛人之心誠

切則形於咏歌莫非慈祥極至之言故詩至焉既發於言則施之於事者必實而品節立軌物彰自可範民於有序而禮至矣禮至則政教不乖乎事理人情而至和洋溢故樂至焉樂至則樂民之深者自憂民之害無所不用其極故哀至焉然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哀民之哀者民亦哀其哀是上下之哀樂相生也五至之事如此然所以謂之至者何五者無形與聲惟是愛民之心存焉矣目正視則明全此時功

化未形之法制雖正視不可見耳傾聽則聰審未宣之詁誡雖傾聽不可聞而志之存乎心氣之見乎詩皆形之為禮樂之具發之為哀樂之情充滿於天地周遍於有形有聲之處此之謂五至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

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集説曰夙早也基始也宥寛也密寧也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文王武王夙夜憂勤以肇基天命惟務行寛靜之政以安民夫政寛靜則無乖戾故以喻無聲之樂也逮逮詩作棣棣盛也選擇也邶風柏舟之篇言仁人威儀之盛自有常度不容有所選擇初不待因物以行禮而後可見故以喻無體之禮也手行為匍伏地為匐邶風谷風之篇言凡人有死喪之禍必

汲汲然往救助之此非為有服屬之親特周救其急耳故以喻無服之喪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疏曰服習也言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志氣既

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熊氏曰君子行此無聲之樂始而欲平躁釋使氣志皆和而無乖違不違則此心之和常存故曰得既得則涵泳從容太和在我故曰從如此則名譽著聞故曰日聞日聞不已則氣志之在我者必將益勵其和

方興未艾蓋既享天下之名必思保天下之治也無體之禮而威儀舒徐而遲遲然遲恐失之怠故繼之以肅敬而翼翼惟威儀得中則事上接下皆無所乖戾故曰和同愈久愈大故曰日就月將愈大則及於四海之遠矣無服之喪始而內存仁愛非內恕孔悲乎仁者愛人故繼之以施及四國由是愈推愈廣合天下皆在容保中故畜萬邦此德之畜萬邦者至純無間豈不孔明乎孔明者不息也息則昧矣不息則

悠遠故施於孫子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集說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蓋古語故子夏舉以為

問詩商頌長發之篇孔子引之以證湯無私之德則禹及文武可例矣嚴氏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向未嘗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湯之謙抑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也德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盛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其昭格於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於得天也無所覬倖一唯上帝之敬其誠專一然天自命之以為法於天下

使為王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熊氏曰此言天地之無私也天以氣運於上春秋執生殺之機冬夏極陰陽之用風雨之發生霜露之肅殺無非天道至公之教也地順承天變化之神與陰陽之氣但見神氣散而為風薄而為霆風行而植物之甲者拆霆震而動物之蟄者蘇是風霆流行而成

形斯庶物呈生而可見無非地道至公之敎也教者
因物付物而曲成之有不令而行不言而喻之化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王
之德也
註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耆欲將至謂其
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知

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先出雲矣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於四方以成其王功此文武之德也是文王武王奉天地無私之德也此宣王詩也文武之時其德如此而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之　程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貴熟藍田呂氏曰孟子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謂耆欲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

疏曰必先其令聞者所以王天下者必父祖未王之前先有令聞也詩大雅江漢之篇記者之意謂三代之王也父祖及身令聞不休已故云三代之德也子夏問三王孔子唯云湯與文武不稱夏者以夏承禹後為天下治水過門不入無私事明但殷周以戰爭而取天下恐其有私故特舉湯與文武也

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註曰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承奉承不失隊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

應氏曰嵩高生賢本於文武德洽四國始於大王其積累豈一日哉

禮記述註卷二十二